

5

叶群:不设国家主席,林彪往哪里摆?



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顾保孜 撰文  
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,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,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,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七月,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:“如果不设国家主席,林彪怎么办?往哪里摆?”

根据林彪、叶群授意,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,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“呼声”。

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:设国家主席,那是形式,不要因人设事。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。

毛泽东这里说的“因人设事”,几乎就是“有人想当国家主席”的同义语。

毛泽东半年内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,但依然无法让林彪死心。“修宪”之争愈演愈烈,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的较量。

正在政治局“修宪”工作一波三折艰难进行时,八一建军节将至,中央政治局会议桌上又多了一个议题,就是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。其中有一句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

陈伯达主张删去“毛主席和”

几个字,变为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

张春桥坚持原稿说法,不同意修改。

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好将社论和分歧意见拿去向毛泽东请示,由他定夺。

毛泽东表示,这类应景文章,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,他就不看了;至于提法问题,这无关紧要。但毛泽东私下表示,这两种意见,他都不赞成。缔造者不能指挥,能行吗?缔造者也不光是我,还有许多人。后来,汪东兴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“毛主席和”几个字。

8月初,林彪心情颇为爽朗,再次让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: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,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。

8月13日,也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日子。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开会,讨论宪法最后的草案稿。

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发生争论。



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”为依据,提议删去稿子中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”和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”等提法。吴法宪反驳说:“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。”

结果双方大吵了一场,不欢而散。

会后,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和林彪。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,说:“吴胖子放炮放得好!”

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团伙的发难,只是人民大会堂争斗的继续,换了一个地方而已。

尽管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,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:(一)序言不与总纲合并,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。(二)宪法结构不变。(三)宪法为“不设国家主席”的方案。

到此为止,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。从1970年3月至8月13日,毛泽东在半年内,6次讲

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。大家心想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,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,不应该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。

已经失利的林彪,却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机会。

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,立了功,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、黄永胜、李作鹏等人打招呼,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,分头去查找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等人论“天才”的语录,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“那一边”展开斗争。

按照林彪、叶群夫妇的估计,这场恶战在所难免。肯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会有一番激烈争论。13日当晚,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、黄永胜,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关于“天才”问题上的语录,好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再作“一搏”。

8月14日晚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,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,准备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锋。但出乎意料的是,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,结果根本斗不起来,宪法草案顺利通过。对此,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。

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,却是千姿百态

20

完工那天,爆竹尖利地响了几个时辰,满天都是惊飞的鸟雀。一街围看的人里,说什么的都有。

楼是李元妮的儿子万小达寄钱来盖的。

其实在老家盖楼并不是小达原来的计划。小达原来的设想是带着母亲去南方定居。

小达和母亲为这件事讨价还价了两年。李元妮不去南方的托词有好几个版本,比如故土难离,比如适应不了南方的暑热,又比如不想妨碍年轻人的生活。这些托词都没有让小达死心,最后让小达死心的是另一句话。李元妮说我们都走了,你爸你姐的魂回来,就找不着家了。这句话让小达沉默无语。

街坊里关于李元妮的儿子有许多的猜测。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,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,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。

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猜测李元妮始终微笑不语。她神秘莫测的表情其实仅仅是为了遮掩她对儿子行踪的一无所知。

其实这条街早已是重建过的,邻居也已经换过了一茬。可是在地震发生多年之后,李元妮

在一条街上依旧招人恨。

李元妮在地震中死了丈夫和女儿,剩下一个儿子,也是个独臂的残疾人。可是这都不是李元妮招人怜或招人恨的原因。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到处都是。一场地震把人的心磨得很是粗糙,细致温婉的情绪已经很难在上面附着。

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,人既不能找天老爷算账,人就只能选择认命。就像是一个暗夜赶路的庄稼汉,踩到一块恶石上摔得头破血流,伤疤是永远地留下了,他还不能记恨石头,他只能裹了伤口继续赶路。

天灾来临的时候,人是彼此相容的,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。人们倒下去的方式,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可是天灾过去之后,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,却是千姿百态的。平等均衡的状态一旦被打破,人跟人之间就有了缝隙,缝隙之间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。

李元妮招人恨的原因,是因为她是站起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。

万师傅死了,李元妮拿了一阵子救济金之后,就给分配到一家餐厅当开票员。

餐厅厅营业时间长,儿子小达放学回家后一直没有人照看。有一天小达的奶奶来看孙子,发现小达为了煮一碗面吃,竟被一壶开水烫了——小达那时还不太习惯用左手做事,老太太蹲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。又吵到李元妮的工作单位,坚决要把独生孙子带走。

李元妮一狠心,就把工作扔了,回了家。

李元妮辞工之后,就跟娘家借了些钱,买了一台缝纫机。又等到小达学校放假的时候,带上小达去了一趟天津,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住了一个多月,跟人学了几招裁剪的手艺,回来就在家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铺。

李元妮从前在省歌舞团待过一阵,多少也见过一些世面,向来对衣裳样式很是上心,所以她剪裁出来的衣服,就和寻常街面上看到的,略微有些不同。

广告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很新潮的一个词,李元妮不懂。其实

李元妮不懂的,只是打在纸上的那种死广告,李元妮对于活广告,却早就无师自通了。

人穿了李元妮剪裁出来的衣服,行走在县城有限的几条街上,很快就招来了眼目。李元妮的活广告源源不断地给她带来了新主顾,李元妮的小小裁缝铺,生意出乎意料地热火。她的日子,也就过得很有些滋润起来。

李元妮知道,其实她自己,才是所有的活广告中最为有效的一个。所以她给自己剪裁的衣服,总比给别人剪裁的更为上心,从面料色彩到样式,季季都赶在风口浪尖的新潮上。

李元妮不仅小心地选择衣服,也小心地选择着头型。头发有时就留得长长的,在脑后盘一个横爱斯发型,像个贵妇人。有时却剪短了,直直地齐着肩,像一个清纯的大学生。

地震那年猝然花白了的头发,又渐渐地转黑了。虽然三十多岁了,永远干净整洁新潮的李元妮领着儿子万小达行走在街面上的时候,依旧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

《余震》

◆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◆作者:张翎

作为冯小刚新片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原著小说——《余震》与电影同期上市,为更好地解决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小说《余震》被业内认为是“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”,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。

23

曾经的小跟班现在已经是首席



《孩奴:新妈上岗记》

◆出版社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◆作者:林琳

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,还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、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《孩奴》中,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……

汪露露看着曾经的小跟班不知道说什么,本来就不太熟,自己仅仅是带对方一两周。

“这就是我说的汪姐,她过去是我们教育版的首席编辑。”小跟班向陌生面孔介绍着。

“过去。”汪露露暗笑着。自己已经被小跟班称呼为“过去”,既然是过去,那“现在”又是谁呢?

算了,不想,谁让自己是女人,谁让自己结婚,谁让自己怀孕,谁让自己生孩子呢。就算是“过去”,又能怎样?即便自己还是“现在”,也总会有变成“过去”的那天。晚“过去”,不如早“过去”。汪露露自嘲。

“你们聊,我去领导那儿一趟。”汪露露转身准备离开。

只听那几个陌生面孔悄悄问小跟班,“她就是那个汪首席吗?刚刚生过孩子?没看出来啊?你看到她那个外套没有?没有三千下不来,真有钱啊。”

“她回来要做我们的领导吗?可现在你不是首席编辑吗?”

“你们怎么那么多问题?说正经事。我们这期要做的选题是……”汪露露听到小跟班的声音。

哦,她已经是“现在”了。

很多时候汪露露都生活在懊恼之中。她恨自己,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计划着要孩子,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时间生孩子。怀的时候是冬季,由于反应强烈只能闷在家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;等能出门的时候又赶上夏季,走两步直冒汗不说,就连呼吸都成问题,柳絮满世界地飘来飘去;终于熬到生了吧,又是伏天,大汗淋漓无法洗澡,还不能吹风扇,她也太背了。

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大一些了,可以出门上班了吧,又开始数九了,天气这个冷啊。冷也就罢了,再加上这两天下雪,路还不好走。怎么这么不顺呢?

汪露露一步一扭地蹭到公交车站,发现已经有一排大爷大妈哈着气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着。“这车怎么还不来,都等了半个小时了。”一位大妈拎着一方便

袋子的菜抱怨着。汪露露将围巾向上提了提,捂住了嘴巴和耳朵,看来要等一阵子了。

北方的冬季似乎除了用寒冷以外就没有别的词来形容了。

队伍似乎越排越长,公交车一直不肯露面。汪露露看了看表,自己足足站了十来分钟,再等下去会变成冰棍的。还是打车吧。

要说穿好衣服也有用,那就是打车的时候司机往往会先停在美女身边。这次也不例外,同时有六七个人站在停车位,就算汪露露站得偏一些,司机也是停到她的面前,甚至还主动打开了车门。在一片妒忌的目光中,出租车吹着一屁股的白烟儿,飞也似的开走了。

坐在温暖的车厢内,汪露露从兜里抽出手机给汪明才打电话:“爸,霖霖饿了吗?哭了没有?”

“快点儿回来吧,越快越好。”汪明才的声音明显要比往常急上很多,“你在哪儿呢?不行就打车吧。孩子等着吃奶

呢。”

“我就是打车呢,公交车不知道跑哪儿去了,半个小时都不来一趟。”汪露露也急,可急又有什么办法。

“行了,我得看孩子去了。”汪明才挂断了电话。

汪露露分明在电话中听到了霖霖的叫声。

汪露露的心都要碎了。下车后的汪露露是跑着往家冲的,很久没有做过这种剧烈运动,她觉得自己的手脚协调能力似乎和霖霖不相上下了。每在冰面上踏出一步,都有要摔倒的感觉,可又不能不跑。时间就是奶水,抢上一步是一步,霖霖饿了,就等着这口饭呢。

冲到楼门口的时候,汪露露的肺都快炸开了。她气喘吁吁地在单元门前捂着胸口,“太要命了,要是天天这样可怎么办啊。难道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吗?”

单元门被物业公司的卫生管理员推开,见汪露露在那里大口喘气,马上紧张地扶着她问:“姑娘,怎么了?生病了吗?”

“没,没,没事。跑得太急了。”汪露露觉得牙上似乎有冰。